

(台湾)司马翎 著

司马翎武侠精品集



翎
羽
飞
飘

司马翎武侠精品集

翎羽飞飘

①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章 逐 月 (1)

第 二 章 追 风 (60)

第 三 章 舞 武 (118)

第 四 章 说 剑 (177)

目 录

第 五 章 飘 梦 (235)

第 六 章 搏 技 (285)

第 七 章 泪 风 (351)

第 八 章 情 结 (411)

目 录

第九章 番 举 (471)

第十章 鼓 战 (530)

第十一章 锋 铎 (585)

第十二章 猎 杀 (648)

目 录

第十三章 迅 电 (707)

第十四章 急 电 (765)

第十五章 狂 流 (824)

第十六章 血 歌 (884)

第一章 逐 月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

☆☆☆

☆☆☆

李北羽大刺刺的坐在一辆无篷的三轮马车上，唏唏嘘嘘的赶上夕霞岭。

岭上，玉楚天早已经等了个把时辰。

眼见，这小子一副慢斯理条的样子，不由得扬声怒叫：“李北羽——你有点道德观念好不好？”

李北羽大笑，来到玉楚天面前，小心翼翼的将新买的外袍脱下拨了拨车板台，放好了衣服；然后走到那匹又老又瘦的小黑马前，又拍又哄的一顿，才转向玉楚天道：

“年轻人要有耐性，急上了肝火可大大不上算……”

玉楚天已经忘了生气是怎么回事。大大叹一口气道：别说废话了——哥哥我要不是看中了你这辆破车子，早就一掌打死你……”

谁都知道，玉楚天的嗜好不是酒、不是女人，而是马车。

尤其是越名贵、越稀奇的车子，只要他知道了，只要他还没到手，结局就是他睡不着。

李北羽呢？整个洛阳谁不知道那个整天挑人打架的浪子，就是我们这位长得实在不怎样的李某人。

李北羽把袖子拉得老高，嘻笑道：

“玉公子，请出手吧——”

玉楚天冷笑道：

“还是一个轮子？”

“对！”李北羽大笑道：

“来啊——出手啊——哥我等着呢……”

玉楚天哼了一声，右臂一抬一转，便自使出“玉凤堂”的“玉手十七点”！

李北羽大笑道：

“又是这套娘们的东西……”

话声一落，人已往前冲，冲入玉楚天的满天手影之中！

☆☆☆

☆☆☆

☆☆☆

杜鹏就坐在“小愁斋”的茶棚之下。

当二十丈外的马蹄声传来时，他不禁叹了一口气！

三轮马车出去，果然是剩下两轮回来！

没错，李北羽那小子还兴高彩烈的捂着鼻青眼肿的面子大叫：“过瘾、过瘾——真是大丰收——”

说着，便由马车跳了下来，勾住一张椅条便自落坐在杜鹏的面前道：

“杜朋友——天气这么好，风儿又这么轻，你有啥事想

不开的啊——？愁眉苦脸干啥？”

杜鹏苦笑道：

“杜某人打从十年前十七岁时遇上了你，到现在还没看过你哪一天是像个人样完完整整的回来……”

“给点面子吧……”李北羽笑道：

“李某人可是走了二十八的老江湖……”

“有错没错？”杜鹏叫道：

“你我是同年才二十七……”

“笨！”李北羽笑道：

“哥哥我打从娘胎时就跟着我娘走遍江湖啦——”

这段话，李北羽是喝完一壶茶时说完了。

杜鹏大大叹一口气道：

“喂——这可是极品的普洱茶……”

李北羽瞪了杜鹏一眼道：

“庆祝一下不行啊——？”

“庆祝？”杜鹏望着李北羽身后那辆原本是名贵、特别、稀有、四轮、有篷：“云气名车”大大叹一口气道：

“这话也只有你说得出口。左车门给人家拆了、右车门也给人家拆了，车篷子还是拆！昨天拆了一个轮子，今天又拆了一个；干啥——明天说不定你就只剩一个独轮回来……”

“对极了——”李北羽大笑道：

“明天要输掉一个轮子，后来还是要再输掉一个……”

杜鹏道：

“然后呢？”

“然后当然是输掉车板啦——”李北羽强调道：

“没关系，车板输掉那匹‘老大爷’还可以输……”

“老大爷”就是那匹又老又瘦的小黑马。

杜鹏无奈道：

“这个结果是一定的。问题是，你连马都输掉以后呢？你还打不打？”

“打，当然打——”李北羽大笑道：

“不打的是乌龟……”

杜鹏摇头道：

“谁都知道玉楚天只对马车有兴趣，你为了找他干，只好每次赌一件马车的东西。现在没了马车，你拿什么下注？”

“人！”李北羽大笑道：

“我每天和玉楚天赌得不痛不快，他一定干死哥哥我了——所以，最后要赌的就是人——！”

杜鹏有兴趣了：“输的怎样？”

“不怎样……”李北羽笑道：

“输的要当三天奴才……”

“哈——好！”杜鹏笑道：

“你就等到最后一天才赢？”

☆☆☆

☆☆☆

☆☆☆

玉楚天看着眼前这辆终于并装好了的“云深名车”得意极了。

真他奶奶的，要不是这车子是由苗疆深山特产的九桃树干刨成的，老子早就没了那个耐性。

从车门、车篷、轮子、车板到这匹“乌云扬雪”，老子竟然跟那家伙耗了九天打架，还好是皇天不负苦心人。

玉楚天脸上尽是笑容，只怕大的可以塞入一整双鸡。

正看着，突然觉得背脊一凉！

玉楚天一愕，皱眉回头，只见一个吊死鬼“哇”的伸长了手握向脖子来！

玉楚天大惊，一退一转，便探手攻向那个吊死鬼的左肋；那吊死鬼似乎对玉楚天的功夫路数极熟，只见她身子一飘，乘击向玉楚天的右膛！

玉楚天大惊，连换了三种身势落到吊死鬼身后，一掌按向吊死鬼颈部天柱穴！

“哗啦”一响，那吊死鬼的“头”竟然掉到地上滚了老远，一下子便成了无头鬼啦！

玉楚天大惊，想退已不及，但觉身子一麻，便叫人点住了三处穴道！

玉楚天苦笑，还未来的及说话，那“无头鬼”竟自发出一串银铃般的娇笑声：“哥哥输了……哥哥输了……”

玉楚天苦笑道：

“珊儿——是你……”

无头鬼娇笑中，伸出了一张娇美风华的脸儿道：

“知道已经太晚啦——”

玉楚天苦笑道：

“都已经是二十来岁的大姑娘了——凭得这么顽皮……”

玉珊儿一哼，瞅了那辆“云深名车”一眼，脸上露出

顽皮的神情，一转头朝玉楚天正色道：

“哥——这玩意儿你弄到手啦……”

玉楚天得意一笑，道：

“不错……”说完，才发觉穴道未解的叫起来道：

“珊儿，还不快给哥解开穴道……”

玉珊儿不动，只是笑道：

“那个李北羽一定很笨……”

玉楚天见他妹妹一副不解开他穴道的样子，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道：

“会嘛——？”

“怎么会——”玉珊儿皱皱鼻子道：

“别说洛阳城，就算天下武林谁不晓得玉楚天是玉风堂的少堂主……那个‘打架当饭吃’的李北羽找上你打赌，不是笨嘛——？”

玉楚天沉思了半晌，突然道：

“玉风堂里武林列传中，记载那个李北羽曾打过多少架？”

玉珊儿眼儿一翻，道：

“那家伙除夕、过年不打，生日、元宵、端午、中秋不打，一年足足打上三百五十九次，从十年前到现在大概也有三千五百九十次……”

“加上闰年是三千五百九十二次！”玉楚天叹口气道：

“一个人能打上三千五百九十二次，次次都败还能不死——你看这个人笨不笨？”

玉珊儿笑道：

“命大嘛——”

大个头！玉楚天强迫自己维持兄长的尊严，不骂脏话的道：

“决斗没有命大，只有生死……”

玉珊儿哼了一声，道：

“第一个和李北羽决斗的人是谁？”

“杜鹃——”玉楚天说完后，又道：

“好妹子，帮哥解开穴道好不好？”

玉珊儿只听到前面那句话，道：

“小愁斋的老板杜鹃？”

“小愁斋茶馆有两个老板……”玉楚天叹道：

“另一个就是李北羽……”

玉珊儿又瞅了那辆“云深名车”一眼，眼波一转道：

“那个李北羽可没得赌了吧……”

“有！”玉楚天回答的很无奈！

“有？”玉珊儿讶道：

“赌什么？”

“人！”玉楚天这回可真的得意的笑了：“那个‘打架当饭吃’的李北羽跟我赌，明天打输的要当三天奴才……”

“好极了——”玉珊儿纵身跃上了马车，一扬鞭便往门外冲去！

玉楚天一骇，惊叫道：

“珊儿——你到哪里……？”

那端，玉珊儿大笑道：

“去看看那个明天要到我们家里当奴才的家伙——看

他那张打过三千五百九十二次架的李北羽长的什么样子
.....”

☆☆☆

☆☆☆

☆☆☆

十年之内，李北羽“只”打过三千五百九十二次架？

错！大错特错！

夜，已深！

小愁斋也歇了门。

李北羽刚好打完第七千一百八十四次！

对手当然是杜鹏！

杜鹏喘了一口气，道：

“玉凤堂的‘玉手十七点’已经完全明白了……”

李北羽笑道：

“从打架偷学名门各派的招法，只可惜那内功心法不明
白——”

杜鹏眼珠子一番，瞪了李北羽一眼道：

“干什么——你想天下第一啊？”

李北羽耸耸肩，灌了一壶茶才道：

“错啦——哥哥我不是早说过了么，李某人参研家招式
只是想创造出一种新的武学罢了……”

“‘离别羽’绝学？”杜鹏叹口气道：

“正如你的名字，只是……唉——难喔——”

“什么难？”李北羽叫道：

“你这辈子第一次比试是跟谁打的？”

“李大侠你啊——”杜鹏叹道。

“好！”李北羽道：

“你那乌师门的大鸟拳那时候怎样？”

“什么大鸟拳，是大鹏拳……”杜鹏喘了一口气才叹道：

“普普通通……”

“什么普普通通——你那鸟拳简直是糟透了——”李北羽叹道：

“十年来差不多每天哥哥我从外面偷学了东西回来和你研究，你看看你现在那什么鸟拳怎样？”

杜鹏苦笑，耸肩道：

“快要可以和七大门派掌门人一样……”

李北羽伸了个懒腰道：

“知道就好啦……”

正说着，两人脸色双双一变，因为，他们听到了马车声。

马车声不稀奇，奇的是“云深名车”的车轮声！

杜鹏皱眉道：

“车上只有一个人……”

因为车轮显的利害！

李北羽点点头道：

“不是女人、老头子，就是童子……我猜是女人，而且是个刁蛮的女娘……”

杜鹏讶道：

“为什么？”

“因为体重——依旧车子的显法，一定是个不很重的人在贺车——”李北羽笑道：

“童子不至于夜间赶车，老头子不会这么性急，所以……”

☆☆☆

☆☆☆

☆☆☆

果然是个姑娘！

刁不刁蛮还不知道，人倒是风华绝代！

李北羽和杜鹏互望一眼，露出男性会心的一笑。

此时，那姑娘美人叫道：

“那一位是杜鹏……？”

杜鹏大乐，朝李北羽作出胜利状，才转头朝那姑娘唱个肥喏道：

“小生便是——不知芳驾是——？”

那美人一声冷笑，道：

“好——没你的事，你可以同房去休息了——”

李北羽立刻爆笑，因为杜鹏的样子绝对像是吃到黄连的哑巴，苦不堪言。

那姑娘冷哼一声，道：

“你笑的出来？”

“怎会笑不出来？”李北羽依旧大笑道：

“好朋友就是随时不忘帮对方两肋插刀！”

那姑娘这回可真的开了眼界，这种好朋友可真够的上是朋友！她叹口气道：

“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一定笑不出来！”

“怎么会？”李北羽还是笑，一耸肩道：

“大不了你是玉楚天的宝贝妹子玉珊儿……”

那姑娘吃了一惊道：

“你……你认识我？”

“不认识——”李北羽叹道：

“不过不想听到你的名字倒很难……”

玉珊儿喜道：

“姑娘我这么有名嘛……？”

“有、有、有——”李北羽连三有后道：

“从你十二岁搬反了石家门前的小铜狮，十三岁倒栽了凌云阁三十六异种花，十五岁火烧扶桑极品的绸缎丝宣，十七岁第一次喝酒大醉睡了三天三夜到二十岁上个月还装鬼到处吓人——八年来想耳根清净还不行……”

李北羽这一大串，直说的玉珊儿双冒火，怒哼道：

“还有没有？”

“有！”李北羽回答的很快，道：

“你的外号……嘿——还可以当成语咧——”

玉珊儿暗暗咬牙道：

“什么外号？”

“这……”李北羽咳了咳，清了老久的嗓子，道：

“我忘了——”

什么话？玉珊儿这下能忍得住就是圣人了。

立时，右手出扇，翻身下车，直指上李北羽的脖子怒声道：

“说——！”

李北羽苦笑，道：

“真的要说了？”